

生活断想

1

栀子花粗粗大大，色白，近蒂处微绿，极香，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，我的家乡人说是：“碰鼻子香”。栀子花粗粗大大，又香得掸都掸不开，于是为文雅人不取，以为品格不高。栀子花说：“去你妈的，我就是这样香，香得痛痛快快，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！”

2

我们县北门的城门口有一家穿珠花的铺子，我放学回家路过，总要钻进去看几个女工怎样穿珠花，我就用她们的办法穿成各式各样的腊梅珠花。我在这些腊梅珠子花当中嵌了几粒天竹果——我家后园的一角有一棵天竹。黄腊梅、红天竹，我到现在还很有得意：那是真的很好看的。我把这些腊梅珠花送给我的祖母，送给大伯母，送给我的继母。她们梳了头，就插戴起来。然后，互相拜年。我应该当一个工艺美术师的，写什么屁小说！

3

跑警报，大都要把一点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。最方便的是金子，——金戒指。有一位哲学系的研究生曾经作了这样的逻辑推理：有人带金子，必有人会丢掉金子，有人丢金子，就会有人捡到金子，我是人，故我可以捡到金子。因此，他跑警报时，特别是解除警报以后，他每次都很留心地巡视路面。他当真两次捡到过金戒指！逻辑推理有此妙用，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。

4

闻一多先生上课时，学生是可以抽烟的。我上过他的“楚辞”。上第一课时，他打开高一尺又半的很大的毛边纸笔记本，抽上一口烟，用顿挫鲜明的语

调说：“痛饮酒，熟读《离骚》——乃可以为名士。”他讲唐诗，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。这样讲唐诗，别的大学里大概没有。闻先生的课都不考试，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即可。

唐兰先生教词选，基本上不讲。打起无锡腔调，把词“吟”一遍：“‘双鬓隔香红啊——玉钗头上风……’好！真好！”这首词就算讲过了。

5

金先生是个单身汉（联大教授里不少光棍，杨振声先生曾写过一篇游戏文章《释鰥》，在教授间传阅），无儿无女，但是过得自得其乐。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（云南出斗鸡）。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，和金先生一个桌子吃饭。他到处搜罗大梨、大石榴，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。比输了，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朋友，他再去买。

6

只有一次，在昆明，我看见过一只非常好看的小猫。

这家姓陈，是广东人。我有个同乡，姓朱，在轮船上结识了她，母亲和女儿，攀谈起来。我这同乡爱和漂亮女人来往。她的女儿上小学了。女儿很喜欢我，爱跟我玩。母亲有一次在金碧路遇见我们，邀我们上她家喝咖啡。我们去了。这位母亲已经过了三十岁了，人很漂亮，身材高高的，腿很长。她看人眼睛眯眯的，有一种惶惶忽忽的成熟的美。她斜靠在长沙发的靠枕上，神态有点慵懒。在她脚边不远的地方，有一个绣墩，绣墩上一个墨绿色软缎圆垫上卧着一只小白猫。这猫真小，连头带尾只有五寸，雪白的白得像一团新雪。这猫也是懒懒的，不时睁开蓝眼睛顾盼一下，就又闭上了。屋里有一盆很大的素

心兰，开得正好。好看的女人、小白猫、兰花的香味，这一切是一个梦境。

7

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，不是怀人，不是思乡。

雨，有时是会引起人一点淡淡的乡愁的。

8

有些东西，自己尽可不吃，但不要反对旁人吃。不要以为自己不吃的东西，谁吃，就是岂有此理。比如广东人吃蛇，吃龙虱；傣族人爱吃苦肠，即牛肠里没有完全消化的粪汁，蘸肉吃。这在广东人、傣族人，是没有什么奇怪的。他们爱吃，你管得着吗？不过有些东西，我也以为不吃为宜，比如炒肉芽——腐肉所生之蛆。

总之，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、杂一点，“南甜北咸东辣西酸”，都去尝尝。对食物如此，对文化也应该这样。

9

螃蟹为什么要横着走呢？

螃蟹的样子很凶恶，很奇怪，也很滑稽。

凶恶和滑稽往往近似。

10

冬天的树，伸出细细的枝子，像一阵淡紫色的烟雾。

冬天的树，像一些铜板蚀刻。

冬天的树，简练，清楚。

冬天的树，现出了它的全身。

冬天的树，落尽了所有的叶子，为了不受风的摇撼。

冬天的树，轻轻地，轻轻地呼吸着，树梢隐隐地起伏。

冬天的树在静静地思索。

节选自《慢煮生活》

05·书摘

周日 读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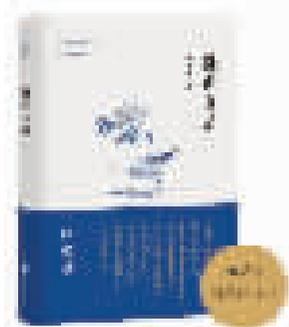
东南商报

2017年8月6日 星期日

编辑：乐建中

美编：章丽珍

组版：章译文



《慢煮生活》

作者：汪曾祺

出版社：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时间：2017年8月

编辑推荐词：本书为汪曾祺的散文精选集，完整收录《五味》《昆明的雨》《人间草木》《星斗其文，赤子其人》等经典名篇，同时新增《猫》《一技》《名优逸事》《和尚》《一辈古人》等罕见篇目。从花鸟虫鱼、乡情民俗、凡人小事、旅途见闻等多主题出发，详尽展现了一代“生活家”汪曾祺的精神世界与生活志趣。



《你是我今生最美的修行》

作者：白落梅

出版社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
出版时间：2017年8月

编辑推荐词：本书讲述了作者十年风尘，十年踪迹，十年蜕变，是对人生重要十年的回顾与审读。山水花木，白云清风，所途经的风景，遇见的人，发生的故事，皆落于文中，透着恬淡闲适的生活方式及人生感悟，明净温婉，一草一木都有灵，一词一句都有情。

隐居江南

我想隐居江南，有山有水，还有一树一树的梅。

我想隐居江南，种满院的花，煮一壶新茶，闻它的香，不喝。

我想隐居江南，和一个年华正好的人相爱。然后，再一起将光阴虚度。

我想晨起和你漫步，盛几碗荷露，在小舟上品茗。茶只记得我们相聚，忘记别离。

我想和你听午后长廊的风，徐徐缓缓，像三千年前诗经里盛夏的莲开。

我想和你看月亮，苍茫寥廓的银河，漫天的星子，一个是你，一个是我。

我想隐居江南，和赏心悦目的你，于桌案书写。看铜炉的烟，吹去窗外，和庭前的云，相约白头。

我在江南，和你等一场烟雨，油纸伞下，有我们爱过也辜负过的时光。

我在江南，只为等你。

我的前世是一株梅，开在驿外断桥，冷落河山，又或是庭院篱畔，寒窗雪夜。不对景伤离别，更不惧岁序飘忽，虽冷傲无心，却仍爱人世红尘，愿结三生情缘。

后来，我真的成了一株梅，开在江南古老的园林，风情而飘逸，冷艳亦清绝。你踏着絮雪，走在早春的路上，曼妙多姿，对我莞尔一笑，倾城绝代。

多少人，采折一枝，只为了寄去遥远的天涯。今日我在你的窗纱下，明日又不知落入谁家。而我只想，在属于自己的院落里，安静生长，荣枯随缘。

烟雨中的黛瓦白墙，最有江南情态，仿佛锁住江南的灵，美得惊心亦伤神。我便是从那烟雨长巷走出来的女子，带着江南的风景，江南的温丽，江南的柔美。

半庭风月，一帘心事，就这样住进梦的山庄。满院的梅，是我的魂，微风拂过，似雪纷落。小院深锁，世间纷扰皆关在门外，洒扫庭除，煮一壶香茗，相坐对饮。一盏茶的光阴，抵却碌碌凡尘一生一世。

旧时居住在江南古老村落，聚散有序的马头墙，似画中景致。悠长的巷陌，光洁而湿润，雨雾中，看不见人世悠悠风景。当年，我撑着油纸伞走出小巷，找寻尘世最美的归宿，竟不知，被迫接受命运的迁徙。

如今魂牵梦萦的，是那回不去的故地，看不到的，是那些无法捡拾的故景，还有遗忘在悠悠山径的故人。有些人把一生的故事，留在那个炊烟袅袅的村庄。有些人携一身烟雨，走失在陌上红尘。

此刻，我端坐在江南小楼，守着一片小小风景，煮茶赏雨。盘一个简约发髻，斜插一支白玉簪。素净的旗袍，与丹唇遥相呼应。回眸，转身。疑似华丽的人生，只是错误的开始。

我所想的，所要的，亦不过如此。草木相伴，清茶一壶，和喜爱的人，朝暮相对。素日里无须太多柔情蜜意，有时候，只一个温暖的眼神、一个洁净的微笑，便足矣。

倘若此生，像外婆那般，居住在乡村小院，是否亦会和邻村的某个年轻男子缔结良缘，用一世的光阴，守着老旧的庭院，相夫教子，看着年华慢慢老去，岁月不惊？不见世间三千繁华，亦不解铭心刻骨的爱恋，又是否会生出几许遗憾？

那时的我，不过是一株乡间老梅，简衣素食，朴素修行。日子如水，无须为谁华丽装点，亦不必为谁更改波澜。

天地苍茫，往来匆匆者，皆是过客。唯有深深庭院里的那一剪月光，始终不曾更改，花落时它仿佛缺了，花开时它又圆了。

梦里的江南，还是那般模样，迷茫美丽，湿润多情。何曾有幸，今生得以守着这片温软山水，闲情度日。尽管丢失了村庄里一些古朴的情节，却寻得一缕静谧的茶烟。也许失去一些平凡简单的幸福，却拥有了人世最美丽的遇见。

和喜爱的人，隐居江南，不求地老天荒，只争一朝一夕。在烟雨旧窗下，煮一壶茶，安静对饮，忘记岁月的悲伤。无论彼此容颜如何老去，内心永远澄净安宁，清雅如梅。不管下一世人间会不会相遇，亦要珍爱这一段虚度了亦辜负过的时光。

人生原该无悔，可一路行来，竟有太多的悔意、太多的不舍。爱过的人，发生过的事，不能假装不存在。不敢轻易怀想往事，是害怕还有未了的承诺，不曾兑现。害怕愧对故人，背叛不复重来的青春。

早过了情感泛滥的年纪，亦知此生得遇一有情人，当惜之爱之。愿将一生情爱、几世缘分皆付与一盏清茗，从此素简无扰，红尘相安。纵有一日造化弄人，相爱终不能相守，亦要天涯珍重，温柔度岁。

匆匆人世，不过百年，我们亦只是时光缝隙里遗落的细碎美丽，转瞬成尘。不求在最美的年华，遇见最好的人，只愿在有生之年得以相逢，择一城终老。在植满草木的庭院，漫煮闲茶，相看一生。

节选自《你是我今生最美的修行》